



扛山的女人

□项德林

摩天岭是故乡最高的山，海拔上千米，成为通向山外的最大屏障。假日回乡，特意爬过近乎笔直的梯子沟石板路，过摩天岭半山腰的山坳。穿过山坳沿约五公里陡峭得几乎算不上路的山路，下到煤坪到318国道，即是上达重庆、成都，下至武汉、南京、上海的必经之路。

这山坳原有几块冬水田，其中一块被无数双脚踏得平平整整，成了一个棒棒场——村民在20世纪80年代自发形成的木材交易市场。棒棒场交易火爆时市声喧嚣，一根根圆木排成列阵，卖木材的、卖烟的、卖吃食的，搅成一锅粥，那响声在山坳间久久回荡。

现在的山坳人迹罕至，杂草丛生。然而，原先行走在山坳里山路上那肩上扛着圆木的女人群像，在我的眼前却愈加清晰起来。这群像里有我的母亲，有我的堂婶子，有我的堂嫂子，或许还有我隔了两三房血缘的堂姐、堂姑们……

她们身居偏远山村，365天脸朝黄土背朝天，除了一家人可以吃饱肚子，却刨不出几块钱。男人都外出打工挣钱，女人也得想方设法赚钱，将一家几口人

的生活维持下去，至少三顿饭菜吃起来有盐有味。就为了这个有盐有味的一日三餐，女人们必须将好几米长大海碗粗的圆木，从大山的山腰扛到五公里外的煤坪，工钱只有区区两块钱。

她们在天还未亮时便来到山坳。雾还很浓，风像刀子似的割脸，雄奇的摩天岭在浓雾里若隐若现。她们便开始在大山的浓雾里穿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她们衣着极为朴素，生活的重担已不容她们精心打扮自己。她们神情疲惫，但沾着风沙浸满汗珠的面庞透露出一股刚强坚韧，一种对生活的信心，让人感觉到一种女人特有的沧桑的生动与震撼。在劳作的间隙，她们会放下沉重的木材，坐在石板上，双手不自觉地拢一拢散开的头发抹一把汗水，这时候女人的脸是最美丽的脸；几个女人之间开点属于隐私的玩笑，说一说谁家的男人，这时女人的脸是最羞涩的脸。再扛上一程，她们开始喘着粗气，热气从全身升腾。她们就脱去外套，展露出她们丰满而健康的曲线。衣衫的肩衬已经破损，殷红的血渍浸在布料上，将女人的脸也衬得通红。

这些扛木材的女人们的脸是最慑人心魄的，因为脸上不只写着女人的美丽，

更写着她们对生活的不屈。这种几近残酷的劳作方式已超出了女人的性别和体能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我一直在想，这些女人的肩膀所承受的何止是一根根又粗又长的木材，更是生活的重压，通过这样的劳作，她们便将山给扛小了。

后来，村里的人们逐渐外迁，或居镇上，或居城里，总归是生活在了“别处”。我静静地站在山坳里，几块冬水田树木成林，唯余棒棒场所在的那块田，却因万千双脚万千次蹂躏导致土壤板结而失去了生机，只有低矮的杂草随风摇曳。

棒棒场是一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又渐渐被时代所抹去。似乎这里从未有过喧嚣，从未有过血汗，从未有过把山扛小了的女人。

（作者单位：太平洋寿险重庆分公司）



“大炮”老骆

□何龙飞

老骆年过半百，头快秃顶，腆着将军肚，其貌不扬，声音却洪亮，人称“大炮”。

大炮生长在农村，可谓“灰里扑，灰里长，长个大莽莽”。因其声如洪钟，具有号召力，常被伙伴们推举为头头，带领大家玩了不少游戏，度过了欢乐的童年。

读书后，老师提问，大炮抢答，本来答错，却因声音大而获得老师的口头表扬——勇气可嘉，值得同学们学习。为此，大炮乐了好一阵，读书的兴趣有了，干劲足了，信心坚定了。

同学间玩耍，大炮会主动发声，善于组织，大家打心眼里佩服他是个热心人。尽管有人嫌他嗓门大、刺耳，但觉得他憨厚、朴实、坦率、耿直，就理解他，愿与他一起玩耍。

转眼间，大炮毕业了。

起初，大炮被安排到乡下执法检查。尽管离城较远，交通不便，不可能常回家，但他很快就习以为常。在那里，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尤其是通过自学，掌握了不少专业知识，成为执法检查的行家里手。加之他声音大，执法检查时颇有震慑力，增强了执法检查的有效性，赢得了口碑。有一次，违法人员被检查时心虚逃跑，大炮见状，一声大吼“莫跑，否则后果自负”，那声音犹如大炮射出的炮弹，竟将违法人员击中、震住，接受处罚。事后，大炮的雅号声名远扬，令他欣慰不已。

一有空，大炮就借助手机，学习军事、科技、历史、地理、民俗等知识，日积月累后，成了单位上的学究。工作之余，他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头头是道，令同事们叹服。特别是他声音洪亮，讲得在理，经过验证“是那么回事”，就更加受到同事们的赞扬。比如，军事上，哪个国家有怎样的先进军事装备，哪些军事装备是经过改进的，性能如何，性价比如何，实战效果如何等等，他都知晓，讲起来头头是道，够吸引人的了。还有探究太空奥秘、天文地理等也是他感兴趣的事。

天长日久，大炮以学识、口才、胆量，不但赢得了家人的赞赏、喜爱，还赢得了朋友、同事的认可，活得洒脱、快乐、幸福。

当然，难免会有闲言碎语袭来，可是大炮没有去计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依然把大炮当下去，以至于不少人都叫他大炮而忘了他姓骆。不过，他乐意接受大炮的雅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坚实地书写着简约而不简单的人生篇章。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秋雨漫步

□申军燕

晚饭后，躺在沙发上，刷着短视频，听着窗外的雨声，脑海里却闪现出一个念头。随即行动，拿起雨伞，走出屋外，去秋雨中漫步。

走出小区门的一瞬间，一丝凉意袭来，细小雨滴，飘落在了我孤独的脸上，却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好像是谁抚摸了我的脸。

是的，这时的雨很轻、很细，也很密，细雨如丝，打在雨伞上，发出密集的嗞嗞声。无水的小雨丝，密集地落在雨伞上，汇集在伞翼，再通过伞的尖角，形成大颗的雨滴，由小变大，在依依不舍中下坠。不间断的雨滴从雨伞周边滴落，雨伞就像一个小小小的囚笼，我被四周的雨滴困在雨伞里。雨伞也是移动的小凉亭，只有站在凉亭下，才不会被雨水淋湿，才能欣赏夜晚沿路风景。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一句诗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

迎着秋雨，感受着秋的凉意，脚步匆匆。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莫名其妙，我选择在秋雨中漫步，是为了驱散独居的寂寞，感受来之不易的宁静。谁能想到，自己的神经却驱赶着自己，加快脚步，也许是我对这条路有了肌肉记忆。走在这条路上，意识告诉我，得赶时间。这条路，我走了八年。每天早晨，掐着时间，脚步匆匆，就怕迟到。下班后，匆匆行走，早早回住处，喝一杯茶，消除一天的疲劳。

此刻的我，行走在路灯下，听着身边经过的小轿车、两轮电动车，它们的轮胎压过水面，发出如同撕扯湿布般沉闷而短促的声响。偶遇的行人，他们大多低着头，弓着腰，步履匆匆。只有我，漫无目的，东张西望，脑海里也不知道想着什么，却一不小心，踩在了泥坑里。会心一笑，这条

路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谁能想到，再熟悉的地方，也有自己未知的泥坑。

放慢脚步，微风夹杂着细雨，像蚊子叮咬着平静的脸，情深深，雨蒙蒙，这句话在脑海里回荡，一个身影也仿佛站在了我的旁边。是的，我想到了我妻子，可惜，她不在身旁。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不想，而是生活所迫，我们结婚十多年了，育有两女一儿，可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天各一方。

还记得妻子刚嫁到我家，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地鸡毛，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后来，我选择了出门打工挣钱，她别无选择，在家带孩子，扮演家庭主妇一角。

悠悠岁月，漫漫长夜，十多年了，我们一同在两地分居的日子里煎熬，也在期盼，还有成年人都会犯的错，彼此猜忌。想到这，我不由得转身，我得回家了。妻子发视频，如果发现我在外面，她会担心。

出门时，雨点是羞怯地、雨滴落在雨伞上，像是无数少女轻柔的指尖，在伞面上极轻地、耐心地敲着一首轻音乐的旋律。然后，现在的雨滴，却变得急促，将年老的树叶，打得啪啪作响，地面也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撑着伞，急促行走。双脚已经湿透，鞋几乎浸泡在雨水中，衣服也全部被打湿。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妻子发来了视频，是查岗，也是关心。

一路小跑，急忙到家。换衣服，发视频。心虚地对妻子说：“刚在洗澡。”（作者单位：重庆信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能懂的诗

老人·烟杆

□傅发明

岁月把老人的烟杆
拉得很长很长
老人将岁月这烟杆
抽得黝黑发亮

狠狠一吸
酸涩苦辣吞进肚里
荡气——回肠
悠悠一吐
不灭心光随烟升腾
灼灼——闪耀

总爱在黄昏
爬上山坡，凝视
满山的翠绿苍苍
留恋
一抹如血的残阳
含起
那长长的烟杆
眺望远方……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

到了黄金村 你会在原野里撒欢奔跑

□贺红江

遇见黄金，遇见你
多美多耀眼名字
天上的云朵落在山坳
金黄便成了百里原野的主色调

你知晓，我也知晓
到了黄金村，你会在原野里撒欢奔跑
全部的心事化为黄金的滚烫时间
你会见到大片大片的绿色光伏基地
这是大地上的一粒神奇之痣
这粒痣是黄金村绿色产业点睛之笔
足不出户就将黄金村的精气神奔向千家万户

到了黄金村，时光还会软糯下来
满眼的柔波，它能容纳你所有的心事
在大唐荔园，荔枝和桂圆闪着微微金光
园里还有丰腴盛唐的秋天与飞鸟
秋色中的飞鸟紧一阵，慢一阵
在荔园的枝梢
它鸣一声，黄金村的色彩就沉淀一分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书讯



重庆作家樊家勤创作的长篇小说《猫儿村轶事》，日前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作品反映了公安民警夏志明、曾容霞等在扑朔迷离的办案中不畏艰辛，解开离奇悬疑的密码锁，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故事。